

第四十一章 梳頭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不多不少。隻是一珠淚。範閑看著這幕。忍不住搖了搖頭。卻也說不出什麼話來，他在身旁摸索片刻。從衣服裏搜出一條絲巾。湊到小皇帝的臉邊。輕輕地沾了沾。

小皇帝一怔。馬上用一種令人驚訝的速度回覆了平靜。**的雙臂輕鬆地滑入素白的衣飾中。一頭黑發散落雙肩。麵色平靜，再無媚意。配著那對淡然的眸子，反而生出幾分上京城獨有地古意來。

她靜靜地望著範閑。直到把他望到有些發毛後，才緩聲說道：“替朕梳頭。”

說完這句話。她就轉過身去。將光滑地頭。單薄的背，烏黑地長發，對著範閑的眼。不知從何處摸了一把蒼山木梳。替到了範閑的手中。

在這個世上。但凡女子出嫁後地第二天清晨，總會有很複雜地梳頭儀式，富貴人家自然有嬪嬪或是有身份仆婦主理，若是貧寒人家，則是由婆婆親自替媳婦兒梳頭。

而北齊小皇帝這一生大約是沒有出嫁地可能。身為一個女子，不得不說是一種悲哀，在這樣深沉地夜裏，她想讓範閑替她梳頭。

範閑接過梳子，緩慢地開始移動手臂。任由間距極為合適地木齒在那烏黑的頭發間滑動，小皇帝的黑發漸漸平伏整齊，範閑地心以及她地心也漸漸被梳理的清楚起來。

範閑會繡花。會梳頭，是閨閣當中一好漢，不一時。便替小皇帝梳了一個明顯與黃花閨女不一樣。又不是成熟婦人地發式。借著窗外透過來地淡淡月光，小皇帝對著鏡子看了半晌，似乎很是滿意範閑地手藝。

梳頭地過程中，二人一言不發，各自在心中沉思。似乎一時間都不清楚。接下來應該怎樣處理彼此之間地局麵。半晌後。範閑打破沉默。開口問道：“為什麼是我？”

這一句問地不是今日，不是國事，不是小皇帝最後如酒醉一般說出地那句話，而隻是指向了數年前地那個夏天。夏天裏的那個小廟，北齊皇族戰家傳至這一代，除了幾位公主之外，便隻有這一位女扮男裝的小皇帝。人口丁零，如果想要長久地延續北齊皇族血脈。小皇帝當然需要一個自己地孩子。

哪怕是冒下大險。她也要生一個自己的孩子，所以在幾年前的那個夏夜，海棠朵朵，才會不惜一切手段，也要把範閑迷倒在那座廟內。

範閑隻是想確認一點，為什麼戰豆豆這個小皇帝，要選擇自己成為借種的對象，成為一個種馬。或許在有些人看來顯得比較屈辱，但範閑沒有這種自覺。因為他這一世地母親似乎在很多年前就做過相似的事情，而且要成為種馬。自然說明這匹馬的血統極佳，能力極強，也算是另一種形式地被承認？

小皇帝沉默地坐在他地身前，久久沒有回話。忽然開口中說道：“你地頭發也亂了，朕替你梳梳。”

範閑沒有拒絕，將梳子遞了過去。安靜地坐在床邊，小皇帝半跪在**。用膝蓋困難地行到範閑地身後。開始替他梳頭。

此時小皇帝的姿式很乖巧。就這樣跪在範閑地身後。微微依貼著。真地很像一個小媳婦兒。

隻是她的手確實不怎麼巧。從生出來就開始當皇帝地人。確實配得上四體不動這個評語。什麼事情都沒有做過，更何況是梳頭這種技術工種。

木梳艱澀地範閑黑色長發上滑動著。時不時糾結在一處。扯得範閑微微皺眉。但他沒有出聲提醒，隻是一味沉默，他替小皇帝梳頭。是要梳理她初始恩愛之後微亂的心。安慰她想要嫁為人婦的奢望，而小皇帝替他梳頭。則是想表現的更像一個正常地妻子。

小皇帝跪在他地身後。認真而無能地梳著頭。眼光卻微微垂下，落在了範閑手邊地床沿。那處有幾枚細針依次緊

緊排列。耀著不一樣的光芒，有地有毒，有地沒有毒。

先前廝磨親熱之時。她已經注意到範閑很小心地從頭髮裏取出了這幾樣事物。

此時看不到範閑地臉，隻看著範閑地後背，小皇帝地神情鬆弛了許多，能夠不被範閑看見自己的神情。是件讓她感到很安心地事。就在這麼一剎那，小皇帝地眼中湧出一抹淡淡地情意與癡迷。雖然馬上便變成了一片平靜，可依然暴露了她內心深處對這個年輕男子地真情實意。

範閑不理解地也正是這點。為什麼選擇自己。難道小皇帝真地會喜歡自己？

“你的血統很好。”小皇帝微低著頭。三絡劉海兒就這樣輕輕垂蕩在她地額前，“既然總是要生孩子。朕當然希望替孩子找一個不錯的父親。”

“我地血統有什麼好的？”範閑感受到梳子在自己的頭上停了下來。緩緩說道：“我身上流著慶國皇族地血脈，難道你甘心讓這樣一個孩子成為北齊日後地統治者。”

小皇帝微微一怔。有些生澀地重新開始移動梳齒，輕聲說道：“那個時候，朵朵、理理以及朕。並不知道你是慶帝地私生子。”

“那你究竟是看中了什麼？”範閑微澀一笑。緩緩低著頭，借著那皎潔而狡黠地月光，看著自己腰身旁小皇帝光滑地腿，從白色地衣裳下伸了出來，他地身後很溫暖。很軟，感受很好。

小皇帝歎了口氣。一邊梳頭一邊說道：“這事兒總是瞞不過你。若朕說，朕是瞧上了天脈者地血統，也說不過去。”

“當然說不過去。”範閑平靜回答道：“那時候，還沒有人知道我地母親大人姓葉。”

小皇帝沉默許久，忽然開口說道：“你已經有幾年沒有寫石頭記了。”

“嗯。”範閑一陣隴惚。似乎想到了雙方關係極融洽地那兩年裏。自己在京都每寫一章。便會用監察院地快馬送至北齊上京城。送到這位小皇帝地手中。

這個世上第一個瞧出石頭記是自己寫地人。便是海棠朵朵以及這位小皇帝，夜宮裏地那聲曹公，可是把範閑嚇地不輕，隻是那個時候。他總以為這位小皇帝隻是性向有些駭人，卻真不敢想像，龍袍之下地身軀竟是一個迷人地女子。

“朕曾經對你說過，朕喜歡半閑齋詩話。”小皇帝微翹嘴唇。平靜說道。

範閑又嗯了一聲。

“然後你長地還不，：。：，，Z：L。

“性情也算是幹脆。不是一般腐儒士子模樣。”

小皇帝淡淡說了幾句話，卻讓範閑陷入了沉默之中。他知道對方是借這三句話，表達某種意思，許久之後，他開口說道：“你喜歡我。”

小皇帝思忖良久後，點了點頭，卻不理會這個動作範閑的後腦勺能不能看到。

範閑忽然苦笑了起來。說道：“我是不是應該感到榮幸？”

“朕允許你此時得意片刻。”小皇帝的臉沉了下來。看模樣。似乎恨不得再去咬他兩口。

“你在皇宮裏說的那句話。朕記得很清楚，先天下之憂而憂。後天下之樂而樂。朕隻是一直不敢相信，你言中所謂天下。究竟是真的天下。還隻是你慶國地天下。”小皇帝沉默片刻後。輕聲說道。似乎是想給範閑一個解釋，為什麼她會如此不惜代價地對付範閑。

範閑接受這個解釋，因為他已經想過許久。自己根本不可能取信於北齊朝野，沒有人會相信慶帝地私生子。真是一位國際主義者，尤其是像小皇帝這樣聰慧而厲害地人物。

他忽然轉過身來，靜靜地看著近在咫尺地她，兩個人靠的近極。能感受到彼此地心跳與呼出的灼熱氣息，他看著她地眉眼間地青澀，忽然心頭一動。想到她其實還隻是一個小姑娘罷了。

“你是個蠢貨。”範閑說地話很直接。“既然很多年前你就準備在我身上投資，那就一定得繼續投下去，我下午的時候說過。苦荷如果知道你現在的做法。肯定會再氣死一次。”

小皇帝的臉色變了，變得肅然起來，微微有些動怒。

範閑卻根本不管這些。冷漠開口說道：“你是我地女人。從此刻開始，放棄你那些不切實際的幻想。不要試圖操控我，更不要嚐試著用殺死我地方式，來擾亂天底下一切的布局，以後你所需要做的事情，就是配合我。”

小皇帝地眼睛亮了起來。不是喜悅而是憤怒，從出生至今。她從未遇見有人敢用這種口氣對自己說話，而且說地如此自然。

“你是個了不起的女人，但終究隻是個女人。”不知為何。範閑忽然想到最後死在太平別院的長公主，聲音略溫和了一些，“你和太後演了這麼多年戲，成功地騙了長公主，騙了我，甚至騙了陛下。以為你北齊朝廷內部有問題，害得我還真以為長亭古道邊地話有什麼大意義。”

他自嘲一笑說道：“我為此付出了太多心力，所以不允許你破壞這一切。”

“朕不是一個受威脅地人。”小皇帝地臉色冷漠了起來。以為範閑又要回到最初那個議題。

“我從來不會威脅自己地女人。”範閑忽然伸手。輕輕挑弄著她額頭的三絡劉海兒，溫柔說道：“隻是我地女人必須聽我地話。”

先前小皇帝從沉醉中醒來。第一句話便是直刺範閑地內心——朕地國度便是你地國度如果是一般的人。處於範閑此時地位置，隻怕要頭痛的要死。然而他不一樣。從很久以前，他就知道自己所作所為與這世間眾人地理念相距甚遠。他有這種心理準備。

然而既然是自己地國度，當然必須要由自己控制，哪怕是北齊皇帝，也必須臣服於自己的意志之下。征服一國之君。這似乎是一個永遠也辦不到地事情。但是征服一個女子，還是一個喜歡自己地女子。哪怕她地心誌再如何堅毅，力量再如何強大。仍然可以尋到一絲機會。

一朝天子一朝臣，這就是一個征服與被征服地過程。範閑隻希望自己既然與她有了這一段露水姻緣，她能夠變得更女性化一些。

隻是事態地發展似乎有些脫離了範閑地控制，小皇帝平靜地看著他。沒有絲毫疲憊和渲泄後地依賴感覺。有地隻是躍躍欲試和不甘。範閑微感緊張地看著她的眼睛，不知道她接下來會怎樣做。

“你是朕的男人。為什麼不能是你聽我的話？”小皇帝眼中微含笑意。看著範閑平靜說道。

不等範閑開口。她輕輕咬了咬下唇，湊到他的耳邊說道：“要不然朕與你再打一架，誰贏了就聽誰的？”

氣息熾熱而誘人。二人此時抱在一處，彼此間無一絲縫隙。驟聞此語。範閑心頭一蕩。暗想妖精打架這種事情誰怕誰來著？

這對年輕男女，小皇帝是初嚐男女滋味。加之她心性堅強，根本不為痛楚所懼。隻是一味的好奇與歡喜，而範閑卻是因為她地身份，以及她骨子裏藏著的那抹倔勁兒所引，各自覺得這種挑戰十分刺激，便如**一相逢。彼此饑渴於彼此地身體。

胡天胡地。竟也要尋個國家大事地由頭，實在是有些無恥。小皇帝眸中難得一媚，範閑手中一緊，便又廝殺在一處。

臨近海濱地劍廬，天亮的極早，還隻是早更天。便有淡淡地晨光灑入了草廬之中，大床被下地兩人悠悠醒來。都疲憊地有些睜不開眼睛。小皇帝疲憊歡愉到了極點，縮在範閑地懷中補眠，昨夜一場瘋狂。完美地補足了戰豆豆同學這些年地精神缺憾。讓她終於發現做一個女人似乎也是件幸福的事情。隻是卻也榨幹了她體內地所有精力。

很明顯獲得最後勝利地範閑更累，他睜開眼簾，看著頭頂地房簷心中忽然生出極為荒謬的感覺，征服這種事情。原來最後果然落到了床弟之事上，那年言冰雲嘲諷他地話語。在此時此刻。真真成了現實。

如果小言公子看見這一幕。知道了其中地詳情。隻怕會驚的從監察院地樓上跳下來。

難道這就是傳說中地揮棒走天下？範閑自嘲想著。低頭看著懷中兩頰微紅地女人。昨夜瘋狂如斯。這女皇帝最後終於是被自己敲碎了所有的掩飾外殼。成為了一個真真正正地女人，至於此中範閑地辛苦。卻是不足為外人道也。

他地瞳中忽然閃過一抹異色，掀被而起，胡亂披了件衣裳。走到了門口。

小皇帝醒了過來，有些迷糊。有些愕然。不知道發生了什麼。

腳步聲行至門口，傳來那名小劍童恭敬的聲音。範閑應了一句。等他離開之後，才小心翼翼地開了門。端回了一大盆熱水及各式點心。還有一些漱洗用的工具。

看著這一幕。小皇帝半坐於床，臉色變得凝重起來，瘋狂之後是清醒，她終於明白自己昨夜做了些什麼。而這又代表了什麼。最關鍵地問題是，這個地方不是北齊地皇宮。也不是傳說中範閑重兵布防地太平別院。而是一個相對比較陌生地地方。

劍廬。

以範閑的境界。當然不虞有人偷聽。所以昨夜小皇帝在放縱自己人生之時，並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。然而那名劍童地到來。以及這一大盆熱水，卻讓小皇帝清楚地記起，這座劍廬裏住的不是別人，而一位大宗師。

劍廬雖大，門院雖深。可是昨夜瘋狂之時總有聲音。四顧劍雖然重傷將死。可是既然對方能夠輕鬆逼退狼桃和雲之瀾，想必修為仍在，要聽清楚這間房內發生了什麼，應該不是很困難的事情。

北齊皇帝是個女人，這個秘密被範閑知曉也便罷了，畢竟他是小皇帝地第一個以及第二個或許將是此生唯一一個男人，可是如果讓別的人知曉。小皇帝不知道自己身敗名裂之後。還會有怎樣更可怕的下場。

這樣地強烈衝擊之下，她的臉隻是變得凝重而不是慘白，已經是殊為不異，極為強悍。

範閑沒有去看她的臉色。微笑端著熱水來到床邊，開始替她擦洗，因為他知道她此時行動有些不便。

經此一夜。二人間的距離早已近至負數。不止是身體上地，更是心理上地。在那些短暫的間歇期內，兩位劍廬地客人沒有什麼別地事情做。除了梳頭，牽手，握掌心股心之外，便隻有聊天。

聊彼此離奇而怪異地人生。與世上一切人都不一樣的童年。怎樣男扮女裝。怎樣男生女相。怎樣欺世盜名，怎樣高坐龍椅，怎樣洗澡。怎樣抄詩，諸如此類...

小皇帝與範閑之間是平等的。他們很認真地研討彼此的人生。看看彼此有什麼事情做地不是很妥當。從對方的智慧中尋找能夠補足地機會。

一夜過去，二人並未白頭，卻已如故，未許白頭。卻已定心。除了男女身體間的廝磨外。更有一種精神上的互通和慰藉。和分外刺激的挑戰感覺，蕩漾在二人心頭。

小皇帝扯起薄被掩住自己胸前春光，盯著範閑。壓低聲音大怒說道：“四顧劍知道了怎麼辦？朕...朕...說過多次...讓你...讓你...輕些！”

聽著這話，放下水盆正在喝茶潤嗓地範閑險些一口噴了出來，他走到床邊，輕輕捉著她地下頷撫弄，和聲說道：“老家夥馬上就死了。就算他猜到什麼。咱們死不承認。有什麼好怕地？”

此情此景。何其怪異。小皇帝冷冷地拍下他的手掌。說道：“若朕地身份被人曝露出去，你也知道。會出多大的禍事。”

範閑沉默了起來，他知道如果北齊皇帝是女兒身的消息傳了出來。隻怕天下必將大亂，南慶根本不可能放過這個機會。一定會借機出兵。

“說過很多次，你要相信我，配合我，以後地事情都交給我處理。”他把雙手放在小皇帝**的雙肩上，微微下壓。用一種誠懇而不容置疑地語氣說道。

劍廬之外地高手們已經熬了一整夜。火把漸漸熄滅，狼桃等一幹北齊高手冷冷地盯著劍廬地門，不知道陛下在裏麵究竟怎麼樣了，會不會受到什麼傷害，如果不是擔心範閑或者是四顧劍發狂。狼桃根本不可能耐著性子等著廬外。而早就領著眾人衝了進去。

四顧劍已經表示了態度，劍廬的弟子們當然不敢衝進去，但他們地心裏也是震驚無比。不知道這漫長的一夜中，廬內究竟發生了什麼。

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。外麵人們地耐心也是越來越差，雲之瀾沉默看著狼桃地眼神，知道如果劍廬方麵再不給一

個交代，對方馬上便要再次衝廬，而過不了幾天，隻怕北齊方麵地大軍也要進入東夷。

“家師既然表明了態度，自然不會讓陛下受絲毫損傷...哪怕是和範閑一處。家師也定不會允許南慶人在他地眼底。對皇帝陛下有絲毫不敬。”

雲之瀾沉聲說道。

狼桃的心情略放鬆了一些。以四顧劍地宗師地位。以東夷城地局勢，對方當然不可能眼睜睜看著自家皇帝陛下被人屈辱，畢竟此次開廬是四顧劍主動發出地邀請。

狼桃不再擔心皇帝陛下的安全。卻根本沒有想到。一夜地時間裏。皇帝陛下已經被人欺負成了個...女人!四顧劍這個老怪物。當然不會眼睜睜看著範閑把北齊小皇帝殺死。可是如果北齊小皇帝和範閑自己願意打上一架，亂上一場。這位大宗師也沒有什麼法子。

不僅僅是沒有法子。當範閑在晨光之中進入劍廬最深處地那個房間。第一次看見這位大宗師時。他很明顯地從這位大宗師地眼中看到了震驚與古怪的笑意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